

李大钊箴言录

胡建 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李大钊同志慷慨就义已半个多世纪，他所生活、战斗的年代自也大别于当世。读者们或许要问：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为什么还要出版像《李大钊箴言录》这样的书籍？对此，编者可以明确地回答：真理不会因为岁月的更迭而失去光辉。李大钊学说中具有长远价值与现代意趣的思理，至今鲜有人精选、整合以介绍给读者，弥补这一缺憾很有必要。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内对于他这方面的介绍汗牛充栋，早已家喻户晓。而遗憾的是，人们大多仅着眼于李大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定历史价值，因而沿循某种惯性思维范式对其思想作“历史性”的评述。自然，这类历史定位式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它决不能覆盖李大钊思想精华的全景。事实上，李大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在他对民族命运的终极关怀中必然蕴含着对人生意义、价值取向、处世原则等哲理性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它远远突破了历史的局限。这正如西方著名历史

哲学家科林伍德所指出的：因为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它囊括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所以过去并没有死亡，它以改变了的形式被浓缩在现实之中。《李大钊箴言录》正是本着这一目的，借助李大钊本人的话语系统来言说酌古鉴今的慧识。读者们只要读完了这本书，就知道此言不虚了。

那么，李大钊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哲理精粹呢？严格地说，这不是编者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有待于读者自己到《李大钊箴言录》中去细细品味。编者在此仅试列数项，略作介绍。

一、在人生意义方面，对生命价值之源的思索。

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寻求生命的意义是其超越动物界而创造文化世界的底蕴所在。所以，人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首先要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怎样才不枉到世上走一回？李大钊生活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近代，在这一时代中，人生的最大价值，莫过于尽个人能力为民族的现代化探寻出路。李大钊正是凭借深厚的学养，立足于宇宙、历史、社会的演进真理而定位自我的价值，从而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关联为一体。客观而言，李大钊作为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教授，他投身革命运动，决非出于功利性的“经济利益”或“个人地位”的考虑；也不是在“朴素的阶级感情”的导引下而盲目地追随某个风云一时的人物，而是源于对真理的追求。因此，尽管他的探索也许会留下某些历史局限，但单是这种真诚而理性化追求真理的态度，自觉将个人的生命意义融入实践真理的行为本身，就容纳了永不过时的人格价值。李大钊在这方面所留下的学理精粹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依据李大钊的视界：“宇宙间凡能承一命而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与外界之体相调和、相对抗，以图与之并存而两立。倘有悍

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则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张即此之屈，彼之强即此之弱，彼之长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运，一方即被厥灾殃，一方引为福利，一方即指为祸患。彼大者、张者、强者、长者，蒙幸运而乐福利者，固自以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灾殃而逢祸患者之无限烦冤，无限痛苦，遏郁日久，势且集合众力而谋所以报之，此等心理，将易成为中坚，而卒然进发，至于不可抑止。”（见《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都源于宇宙的大本之源，是神圣而不可侵夺的。据此，任何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欺凌人的制度与行为，不仅不符合人性，而且与宇宙的普遍规律相悖；由此决定了它遭到人们的反抗以致失败、灭亡乃不可避免。

其二，人生的价值内在于有助于历史进步的实践活动。李大钊指出：“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人处在这种普遍的规律之中，应该明白：“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盛一衰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这样，生活在不断前进的世界，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前进，就是人生价值的所在。因为，“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见《史学

要论》)

其三，自我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体并承担历史的责任。李大钊说：“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据此，他对旧历史观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见《史学要论》）而正由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我们每一个劳动着的普通人，因此，我们自己就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历史演进还是退化，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尽到了自己的作为历史主体的责任，这就是李大钊的结论。

李大钊以上对人生根本价值的思索，在今天犹有耐人寻味的启迪意义。它提醒我们：在拜金主义泛滥，许多人畸变为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讲精神素养的“单向度的人”的社会氛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不够健全，权力制衡不足，权钱交易盛行的体制转型期，每个人都更应该认真思考，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怎样履行个人对民族、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二、在社会价值方面，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科学认识。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感受何止万千，回顾走过的道路，其中既有计划经济的模式，也不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历，几经挫折，才找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李大钊当年提倡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历史上，李大钊是在试图既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又继承本土

文化精华以振兴华夏时转向社会主义的。在人类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李大钊发现：“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千百年濡滞不进——编者注）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专注于财富与享受却忽视精神文明——编者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明——编者注），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见《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据此，李大钊从救世角度提出了“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路向。然而，李大钊所向往的“第三种文明”——社会主义理想，决非“社会是架大机器，人人充当螺丝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而是个性自由与社会秩序和谐发展的社会。他写道：“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的；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见《自由与秩序》）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理念也非“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取向，其质底却是“人类互爱互助以共进”的大同社会。依李大钊自己的话说：“我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都是一个‘爱’。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世界人类的全体比爱一部分人更要紧，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自由、平等的生活，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见《双十字上的新

生活》)

因此，阶级斗争在李大钊那里乃是一种实现“自由、平等的生活”或“以爱为基础的生活”的手段。他指出：“在那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指阶级社会时代——编者注），互助的精神并未灭绝，但因有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他在世间，遂不断的被毁”，因此，“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把从前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编者注）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见《阶级竞争与互助》）

由以上可知，李大钊“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定在于人类的“互爱互助以共进”，而所谓“最后的阶级竞争”，乃是达至这一价值目标的手段。这恰恰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初衷相契合。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界说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据此，我们可以说：李大钊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今天犹未过时，它对我们所要建设的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投射着本原意义上的价值之光。

三、在处世原则方面，关于宽容竞进的“调和论”。

李大钊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然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适度的竞争关系。那么，在合乎法制的前提下，人们应当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李大钊认为，一般人之间正常的共存竞争关系理应遵循三条原则。

一是“肇于两让而归于两存”。即见解或利益相左的双方从发轫时起就应各秉“让德”，以容对立面共存；但退让不是为了自

毁或媚人，而是为了角抗与竞争；最后，双方通过“相容相抵”的竞进而达到都得到发展和存在的目的。这就叫做“存我而不媚人，容人而不毁我”的“自他两存”。

二是“新”与“旧”并非绝对对立。李大钊认为，社会的演进需要进步与秩序两大要素，“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见《调和之法则》）。根据这个道理，推动进步的“新”与强调秩序的“旧”并不是不共戴天的，而是相辅相成共同助益于社会沿革的。因此，新旧双方“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并存共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见《新旧思潮之激战》）。

三是“双方各具调和之德，第三者不与焉”。所谓“调和之德”，即指“诚”的品性。李大钊认为，“诚”是一切价值得以真实地实现的灵魂，调和的双方若无“诚”意，任何一种价值的称谓都会流为藏纳伪诈的饰词：“人人相与虚伪，事事相尚以颛顼……驯至凡事难得实象，举国无一真人。……此真亡国灭种之象，万劫而不可复者也。”所以，他要求人们“开诚相与，剖去种种之假相，而暴露其真面目”。（见《辟伪调和》）而一旦调和的双方都做到了以诚相见，那么就不需要第三者参与了。李大钊特别鄙夷那种没有起码的“求真”愿望和做人良心的“第三者”，他们为狗苟蝇营一己私利而奔走于新旧两派之间，其行为“不近于投机，则邻于挑拨”（见《调和之法则》），因而是寡廉鲜耻的“伪调和论者”。

李大钊的三条原则对我们今天犹有启导意义。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人们该怎样处理既相互共处又合法竞争的关系，怎样处理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李大钊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卓识。

总之，李大钊思想中值得今天借鉴的卓识哲理比比皆是。编者通读了李大钊的著述，将其中最有价值的思想整合提炼，编成

6篇，每篇以李大钊自己的有关诗句命名，以便于读者阅读与吸收。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思想养分。

最后，还必须说明两点：（1）李大钊所处的时代自不同于今日，因此我们今天应当吸收的是其彪炳史册的精神实质，至于他针对往昔问题的某些具体提法，我们只能立足于历史主义的角度予以理解，万不可当作绝对真理来接受，也不应站在今天的立场去苛求前人。（2）由于时代的变迁，当年的遣词、用字与今天已有一定区别，当年通用的某些词与字，依今天的标准看似已不妥；还有，一些外国人名、词语的译法与今也颇不同。前人的作品已成为历史，我们当然无权也无需改动。为便于读者理解，编者对于某些用法上差距实在太大的词、字首次出现时，旁加“（ ）”注出，对于译法有别的外国人名、词语，也尽己所知在其后加上今译或外文原文（亦限于首次出现时）。此外，在疑为漏字、误写（排）字处，加“〔 〕”注出，作为参考。凡此，望读者们能不拘泥于个别词、字，多从全文的意思去理解。

胡 建

2001年3月16日

目 录

前言	(1)
一、“江流自千古”：人生探源篇	(1)
1. 人生的宇宙之源	(1)
2. 青春的社会演进观	(9)
3. 唯民是决的历史兴亡论	(18)
二、“男儿尚雄飞”：人格陶养篇	(31)
1. 健行不息的人生态度	(31)
2. 忧国爱民的屈子情操	(44)
3. 击浊扬清的君子风貌	(54)
4. 舍身取义的价值追求	(66)
三、“妙手著文章”：治学悟道篇	(75)
1. 中国传统文化之评论	(75)
2. 中西文化观	(83)
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95)
4. 治学方法论	(103)

四、“何当痛饮黄龙府”：经世济民篇.....	(118)
1. 政治与法律.....	(118)
2. 道德.....	(131)
3. 经济、教育、文化.....	(137)
4. 社会问题.....	(144)
5. 宗教信仰.....	(152)
6. 外交.....	(157)
五、“高筑神州风雨楼”：立志创业篇.....	(162)
1. 平等与民主.....	(162)
2. 自由与解放.....	(171)
3. 无阶级社会与互助.....	(183)
六、“黄河九曲湾”：处世哲理篇.....	(190)
1. 重调和的容人纳事雅量.....	(190)
2. 尊学士尤重贤士的人文评价.....	(195)
3. 鞭辟入里的社会百态剖析.....	(205)
4. 耐人寻味的审美情趣.....	(214)
后记.....	(222)

一、“江流自千古”：人生探源篇

1. 人生的宇宙之源

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

余谓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而自然的势力之演进，断非吾人推崇孔子之诚心所能抗，使今日返而为孔子之时代之社会也。而孔子又一死而不可使之复生于今日，以应乎今日之社会而变易其说也。则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

而何也？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

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

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

孔子之道也，佛法也，耶教也，未尝不本此真理而成也。然既称为真理，毕竟宇宙之间无古今、无中外，常有此真实之一境，非孔子、释迦、耶稣辈之私有物也。

《真理》（1917年）

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

夫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吾人日循此轮回生死、成毁、衰亡、诞孕之中，即日尝辛苦，日需努力，而不容有所怠荒。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1916年）

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

大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因之宇宙间，循此律以为生存者，其运命之嬗蜕，亦遂莫不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而趋于

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由恒久而趋于短促，此即向上之机，进化之象也。

《 甲寅 之新生命》（1917年）

宇宙间之动力，凡吾人精神物质所感触而认为有者，无论以如何之权力策术，不克致之于无，放之六合之外，俾逐云烟以去。苟有似归于无者，乃隐显之变，非果尽有而之无也。智者烛微察理，每于事物发动之原，穷其究竟，与其力以相当之间，俾得同流于宇宙之间，而勿有所冲决，惟政治势力为尤。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

……人类自具无限之天能，宇宙自有无尽之物力，以无限之天能求无尽之物力，当可自处其生，使之裕如而得养……

《战争与人口问题》（1917年）

人类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宇宙自然的法则的支配。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观念，大概得自太阳的出没和地球在太阳系中与其余诸星相保持的关系。远海的航舟，靠星位得以平安。至于画疆分野，亦须上考星位。中国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又云：“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可见云气的变幻，日月的运转，颇能与人以谐和、华丽、秩序、恒久的观念。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

人类的生活，不只是肉欲一面，肉欲以外，还有灵性。

《废娼问题》（1919年）

就人论人，命为生物之一，当非大缪（谬）。既为生物，则其赋有代谢生殖之性，当与他物无殊。于是全生之志，亦必先之以自存，继之以保种。而其谋达斯志也，尤必于物资之丰啬，境遇之安危，外界所予夺，自己所取舍，在在须以力处之。处之而善，其生也荣；处之而败，其亡也必。人之性力至灵，人之争亦至烈。世事自此纷，人生自此劳矣。吾将循人类天演之迹，而观其为争之道焉。

《战争与人口（上）》（1917年）

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故爱者，神圣也，不许假人为之造作，伤其真也。

《达科儿之“爱”观》（1916年）

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

“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今”》（1918年）

宇宙的命运，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今与古》（1920年）

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于是另有一义，随之而起。凡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都是一趟过的。无论是悲剧，是壮剧，是喜剧，是惨剧，是英雄末路，是儿女情长，都是只演一次的。无论是英雄，是圣贤，是暴君，是流寇，是绝代的佳人，是盖世的才子，在历史的旅途上，亦只是过一回的。垓下的歌声只能听得一次，马嵬坡前的眼泪只是流过一回，乃至屈子的骚怨，少陵的悲愤，或寄于文辞，或寓于诗赋，百千万世的后人，只能传诵他们，吟咏他们，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就是我们糊里糊涂一天一天的过去的生活，亦都为一往而不可复返。看到此处，真令人惊心动魄了。

《时》（1923年）

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

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竟如是废落，终竟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受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

《青春》（1916年）

老成者每病新进者之思想动作，不能同于己，则深斥而痛绝之，此大谬也。宙合万化，逐境而进，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居今日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求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

今逢《晨报》第五周年纪念日，吾乃就“时”的观念发生种种感想。“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周为岁之满，天远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为“晨”为“周”，都是